



从 2009 年到 2015 年，
本书作者自费采访，
实地调研，历时 6 年。

本书受访者一共 20 人。
他们的身份是志愿者、教授、学者、
传媒人士、地质学家、NGO 创始人、
博物馆长、地理教师、森林作家、
动物饲养员、野生动物摄影师、哲
学家、植树者、杂志主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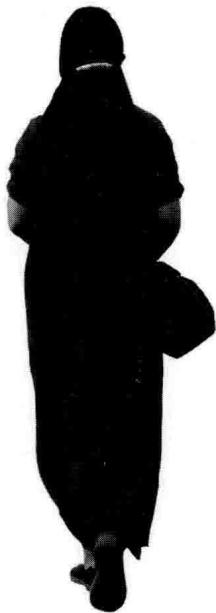
◎ 沱沱 著

大地之上

中国生态现场访谈录

DA DI ZHI SHANG

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从 2009 年到 2015 年，
本书作者自费采访，
实地调研，历时 6 年。

本书受访者一共 20 人。
他们的身份是志愿者、教授、学者、
传媒人士、地质学家、NGO 创始人、
博物馆长、地理教师、森林作家、
动物饲养员、野生动物摄影师、哲
学家、植树者、杂志主编

◎ 沱沱 著

大地之上

中国生态现场访谈录

DA DI ZHI SHANG

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地之上：中国生态现场访谈录/沱沱著. —北京：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，2015.9

ISBN 978 - 7 - 5116 - 2156 - 6

I. ①大… II. ①沱… III. ①生态环境—中国 IV. ①X321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39697 号



责任编辑 李润林

责任校对 李向荣

出版者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
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 邮编：100081

电 话 (010) 82106638 (编辑室) (010) 82106624 (发行部)
(010) 82109703 (读者服务部)

传 真 (010) 82106636

网 址 <http://www.castp.cn>

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 北京富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mm×1 230mm 1/32

印 张 12.375

字 数 302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2.00 元

前　言

——世界如此不安，大地依然百花盛开

我用水稻的生长经历来比喻我的这次写作过程。我指的写作过程包括采访时的现场：保护生态行动者自身的工作状态、生活状态，以及他们面对的中国生态的现场。这一切，就像是一株水稻的长成：灌水翻田，让种子发芽，育出秧苗，然后分株集束，插于有恰当水位的淤泥中，然后祈求能有温和的太阳、细微的雨、轻柔的风，使其扎根，然后施以肥料，使其扬花抽穗，颗粒饱满。

风调雨顺是农人们最大的希望，但是这好像是不可能达到的愿望。因为在水稻长于水田开始，问题肯定接踵而至。比如说，气温的骤降，病虫来袭，大旱大涝，或者丰收前突然降临的一场暴风雨，都能使每一株水稻归仓无望。所以，我不想夸大我写作过程中的辛苦，以及我采访的当事人们所做的生态事业的艰难曲折，我认为一切困苦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我看重的是我们经历的过程，并努力使我们的结果圆满！

所以，在采访与整理的过程中，我只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，不作任何带有主观色彩的评判，尽量保持现场感。为此，我的采访不仅仅局限于对话。我努力跟随保护生态行动者们的脚步，来到他们

生活的、工作的现场。当然因为有些主观或客观的原因，我遗憾地缺席了一些现场，只能与读者一起通过与行动者的谈话来还原它，因此我的采访时间跨度就显得特别漫长，有时候追访现场的时间延续两年以上，因此，呈现出来的现场更加立体，有着生态进行时的现场感，不但是对专家们生活状态的关注，也是对中国生态问题更多的呈现，使我们更加确切地了解中国生态问题的变化与改变。

我所采访的保护生态行动者，他们的身份是教授、学者、志愿者、地质学家、博物馆馆长、地理教师、森林作家、动物饲养员、野生动物摄影师、哲学家、植树者、杂志主编，他们分布于中国的东南西北，遍布燕赵塞外、江南巴蜀、大漠高原，他们专注于做一件事，并达到了一种改变，他们关注的领域：土地、气候、山川、河流、电子垃圾、金属污染、动物、人类、心灵、文化、生活方式。他们为中国生态的问题奔走了十几年、二十几年，在社会上有一定的知名度，他们的言行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。但是也受到了许多偏见与排斥。我没有评判专家们的得失，我思考的是：他们的努力到底改变了什么？能改变什么？不能改变什么？他们做了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将来怎样做？他们要发出什么样的声音？能传递什么？有什么样的回应？

我不是新闻记者，不具备新闻人对事件人物效应的敏锐度，但人文与生态是永远存在的主题，需要我们对这个主题进行深入与全面的思考。我没有接触过与生态有关的学科。所以我用了一个笨办法，边学边做，一边请教专家们，一边借助与生态有关的书本和纪录片，比如：《绿色文明史》《生存之路》《寂静的春天》《无界之地》《所罗门的指环》《动物解放》《土地伦理》《少雨的大地》《清新的野外》《夏日走过山间》《飞翔的翅膀拒绝忧伤》《塞尔彭自然史》《种子的信仰》《地球》《白色星球》《海洋》《美丽中国》《森林

之歌》《迁徙的鸟》《喜马拉雅》《亚特兰蒂斯》《中国西部生态》《中国湖泊》《话说长江》等。我强烈地感受到生态的问题，对于我们每个人，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。同时我强烈地意识到，环境保护，就是对我们心灵的保护。只有我们的心灵清净，我们生存的环境才能充满活力。所以，我们的对话多倾向于自然、人文、情感。在阅读上具有感染力，做到深入浅出。

自 2002 年来到北京遭遇第一场沙尘暴开始，我这个来自山清水秀的南方小县城的女子，就频繁地接触到许多生态事件：2009 年历史上罕见的华南旱灾，2010 年紫金矿业污染事件，舟曲特大泥石流灾难，2011 年康菲公司溢油造成重大海洋污染，2012 年多个环境敏感项目引发群体性事件，野生动物频频遭到野蛮杀戮，2013 年河北钢铁公司大气污染，中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水污染，河北省沧州市沧县张官屯乡小朱庄村地下水污染，等等。

2014 年春节，全国各地被雾霾笼罩，北京一连十几天重大污染，中央政治局会议力促环保治污。新浪网消息：中国湿地减少了 340 万亩。湖南石门区雄黄矿有 1 200 余人砷中毒，当地村庄成了癌症村。古丝绸之路重镇敦煌，由于天然资源被过度开发、植被退化及湿地萎缩等问题，严重威胁当地生态。一些像定西一样原本就是移民村的地方，不得不面临着再次移民。

而同样，我也感受到许多人身上具备的优良品质正在迷失，我们独特的美好的文化正在消失。

我曾经的生活状态比较自我，认为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是科学家的事，但是经过多年的现场走访，我沉睡的心灵，有了一些醒悟：世界上的一切问题，源自于我们自身。对环境的关注就是对万物的关注。

在 2012 年夏天，我曾经与人民日报主任记者赵永新老师有一次简短的对话。赵老师问：你为什么要采访保护生态行动者？我

说：因为我尊敬行动者，所以我也想做一位行动者。这个答案，也许是我写作本书的最初的也是最真实的动机。从开始的一无所知，到内心真切地产生对现实环境的焦灼感，让我相信行动就是改变的含义。

2015年的春天来到了，许多不好的消息接踵而至，雾霾、暴乱、迷航、暴雨、地震、出轨、污染、干旱，一切显得那么动荡，缺少一种安全感。我想着这些问题的时候，看见了窗外的花开始绽放，我想到了一句诗：世界如此不安，大地依然百花盛开。不管发生什么问题，我们一定要努力让自己内心的花朵开放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现实，我们要面对的生态现实。

沱 沱

2015年3月24日

目 录

第一部	1
1 灵山木屋	3
2 门头沟的积雪	14
3 与环境有关的记者沙龙	20
4 野外考察个体户在城里的行程	24
5 声音博物馆	29
第二部	35
1 重庆的水	37
2 西部河流	46
3 朝外大街吉庆里	55
4 有河皆污的城市	59
5 电子垃圾	64
6 自然保育	68
7 北京的河	76
8 长江的水	82
9 从后望到怅望	89
第三部	95
1 鸟人	97

2 中华凤头燕鸥	104
3 中国民间最早成立的保护协会	112
4 阿拉善盟生态会议	119
5 黑嘴鸥和酋长的矛盾	123
6 食堂和宿舍	131
第四部	135
1 南海子的故事	137
2 四不像哥哥	142
3 动物饲养员	149
4 麋鹿苑	155
5 导游时间	158
6 高碑店录影棚	161
7 北京动物园	163
8 用影像保护自然	168
9 人和动物	171
10 野性在中国	175
11 我是生态作家	184
12 长白山的快乐与忧伤	196
13 我热爱着你，却不能靠近你	205
第五部	207
1 上海虹口的家	209
2 乌兰布和沙漠	222
3 母亲树	228
4 从北京到巫溪	238
5 乐和家园	242
6 雨中诵经	246

7 上磺镇羊桥村	250
8 白鹿镇大坪村	254
9 绿色中国杂志社	259
10 绿色财富	265
11 绿色如此美丽	270
第六部	275
1 马从蒙古来	277
2 达茂旗	284
3 草原在哪里	287
4 青海倒淌河镇	294
5 梅亚村	297
6 小泊湖湿地	300
7 桑杰和环保	304
8 青海湖边	307
9 努尔登山上的普氏原羚	309
10 苏武牧羊之地	312
11 地理课	316
12 民勤有水	323
13 柴老师的愿望	325
第七部	329
1 志愿者文瑾	331
2 门口全都是花的地方	335
3 凤凰山下的普润园	344
4 自然学校	347
5 野三坡	353
6 拒马河	360

7 大自然不安宁	362
8 我的环保之路	370
9 大学生绿色营	376
尾声	382
致谢	384

第一部

1 灵山木屋

2009年中秋节，我们举家出行，要去的地方是位于北京门头沟区的北京灵山生态研究所，拜访高原生态学家徐凤翔教授。这位高原生态学者来自气候温和的南方小城江苏丹阳，20世纪50年代中期毕业于南京林学院，并留校任教。但是，在年近半百之时，她辞别家人，背起行囊，登上雪域高原。历时18年，上攀珠峰大本营，下临墨脱幽谷，西达阿里、羌塘，东越横断山脉、“三江”并流，建造了第一座“小木屋”——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。1995年，年过花甲之时，本可享受天伦之乐，偏又独自一人，上了北京的最高峰——灵山，创建了第二座“小木屋”——北京灵山生态研究所。

在我的想象中，研究所之类的所在，相当于政府机关，是比较有庄严感的，但是，北京灵山研究所给我的感觉竟然是破落。当徐凤翔教授站在生态研究所门口迎接我们一家三口到来的时候，我突然联想到了一个词：破落地主。灵山海拔2300多米，为北京市最高峰。然而作为推介西藏自治区（全书简称西藏）美丽生灵和高原生态文化的研究所，此时出现在我眼前的，除了花草苗木在秋日里显得五彩缤纷，园里的事物呈现着荒芜景象，寥落清寒。

进大门，门卫房的房檐滑了一块瓦片，而下面的台阶也相应掉了一块砖，上下一起都豁了口子，好似一个磕掉了牙的狼狈的人。

连门面都没好好修饰一下，就来接待客人，可见“这户人家”是多么的贫困。面积八十几亩（1亩≈667平方米。全书同）的研究所，迎门正前方台阶上矗立的就是有名的“小木屋”，而在小木屋的右边山腰处，还有一幢幢小楼房，作为一个看似有规模的研究所，难道那些楼是专家的办公室？

所里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门卫，他们是一对夫妻，家就在研究所附近的村庄里，干脆利落的女主人告诉我说，他们在研究所成立之日开始在所里工作，现在的工资才千把块钱，但是，做的工作却涉及很多，比如接待，比如园子的维护，很多人劝他们俩到城里打工挣更多的钱，但他们犹豫多次还是坚持留守。近十年的守望使他们与徐凤翔教授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，在门卫边的小房里住着徐教授的老伴范老师，这位同是南京林学院的教授，当年为了支持徐凤翔教授援藏，挑起家庭担子，如今患有阿尔茨海默病，行动与认识能力很弱，徐教授出门考察，无法将他带在身边的时候，就把他送到灵山研究所，交由门卫夫妻照看。

我提出要与范老师打声招呼，徐教授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你们要看一下也行，他会很高兴的，但他不会知道你们是谁，也记不得你们来看过他。”我们说没关系，推门进去，这是一个狭小的空间，堆着许多书籍和杂物，范老师就坐在书桌前，面对着我们，徐教授凑过去与范老师耳语了一句，范老师一下子笑逐颜开，连连点头，嘴里含糊不清地发出一些言语，我们满心恭敬地喊声范老师，并做一些问候，范老师一直点头，有些开心地笑着。徐教授给范老师弄了一下衣领和袖子，又对他说了吃晚饭的事，就带我们出了门。

徐教授说要带我们参观一下生态研究所，先是请我们参观有名的小木屋，虽然屋子不大，但功能不小，俨然是小型的博物馆。墙上挂着一些关于西藏的照片，柜子里陈列着西藏的草木花鸟的标

本，对于我这个十分向往西藏的人来说，在我眼前呈现着西藏的雪山草甸、奇特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、纯净的纳木错湖、绚丽多彩的山花，特别是一个 2500 多年树龄的古树，都有着强烈的吸引力。同时我也在照片上看到了西藏的小木屋。那个小木屋也很小，一点也不起眼，与研究所之类的头衔格格不入。

徐教授又带我进了山腰间的楼房，走进去才知道，这个楼不是办公室，而是招待所，徐教授说：“这个招待所是准备请专家们交流时住的，现在这几年没有人交流，所以就没有人住，你们晚上就可以在楼里住，我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好了。”

徐教授带我们看了楼里的“科普园地”，最大一间屋子是教室，当年研究所刚成立不久，接待过各界人物，有过学习交流，也有过培训和夏令营。园子里破败的景象尤甚，徐老师指着水池说：“这个地方原本是赏月最好的地方，天上一轮明月，水中倒映一轮明月，但是水池漏水，水都枯了，美景没了，唉，可惜。我们现在穷得连修水池的经费都没有了。”

徐教授带着我们转了一圈，在院子中央的石凳上坐下来，然后从屋子里拿出一块月饼，切成四小块，倒上茶水，为我们接风洗尘。在与徐教授的对话中，她给我的感觉不但是生态学家，更像一个文学家，亭子廊檐上的许多楹联都是徐老师自己作的，在与我们的对话中，她也喜欢用诗来表达。

中秋山中，风景迷人，山林中斑斓的色彩、林涛、鸟鸣、花香、水声，清凉的风，高远的天空，这一切与眼前的徐教授的形象既近又远。我有满腹的疑问要说。而我们面前的徐教授正进入一个文学家的状态：她说：“我在野外考察的时候，我心情好或者不好的，或者有一些事情在我脑子里一时间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，我会一个人走到树林里，走到大自然光影里，有时候是在早晨，有时候是在夜里，我一个人来到树林里与这些树木花鸟说说话，跟它们商

量一下。我一来到它们身边，就感觉有了一些依靠，感觉到满心欢喜。今天凌晨四点左右我就醒过来，干什么呢？我就来到院子里。跟我的树木们林子里的鸟儿谈了一早晨，真是很好的一次交谈，我现在感觉好像心里放松了一些，有一些事情想到方法了。来，你们闭上眼睛，现在就听听院子里的声音。”

我依言闭了双眼，侧耳倾听，一下子感觉到风轻拂过脸颊的柔软，这一种感觉在我闭眼倾听大自然之前所没有的。这时候，我听见徐教授的声音在我耳边轻柔地响起，“你听，这是风走过了树梢，你听过风的脚步声吗？‘簌簌簌，刷刷刷’地，同雨落到树叶上的声音是不一样的，好像在说话的样子。你再听，现在是风到了叶尖的声音‘丝丝丝’，像是丝绸起舞的样子，这个风是微风，要是大风起，叶尖的声音又是另一个感觉。你们听，还有树林里许多生物的声音，各种虫儿有不同的声音，还有各种花香，各种草木的香气，啊呀，真是太好闻了。”我这时候睁开了闭得太久的眼睛，我的眼前，正是徐凤翔老师陶醉的表情，右手还抬在半空来回起伏，像一个沉浸在音乐中的指挥家。指挥大地的事物，是“地主”的样子。

我说：“徐教授，我要采访您！”

“可以的！”徐教授回答。

黄昏将近，园子里陆续有汽车喇叭声，来的是一些准备明天上灵山顶峰旅游的客人，有的徐教授认识，有的自报家门后才知道与徐凤翔老师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，门卫夫妻同样把他们安排在半山腰的招待所里。

到了晚饭时间，门卫夫妻以极快的速度做出了两桌饭菜，都是山野之珍，极为绿色环保。徐教授安排我们一家和门卫一家还有她自己一桌，另外大概有十来人坐一桌。